



在云间 行走的 部落

(下)

张永江
武琼瑶 著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部落，生活在丛林里，行走云雾间——这里有真实的生活，更有神话般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
这里演绎着人类的精神和力量。

ZAIYUNJIANXINZOUDEBULUO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在云间行走的部落

(下册)

张永江 武琼瑶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猎人与恶狼

石山一行继续赶路，傍晚扎营在黑流滩。黑流滩四面环山，盆地内地势平坦，到处生长着低矮的牧草，傍晚隐隐约约可见附近都是茂密的云杉林，远处的涓涓溪流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石山想，如果是夏天，这儿一定是牛羊成群，毡房点点，蓝天与绿色草原融为一体，一派宽阔坦荡的草原风光。

石山躺在帐篷内怎么也睡不着，他决定出去走走。帐外，月牙儿冰冷地挂在天上，整个原野寂静得像死人一样，只有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一两声野兽的怪叫声。其实石山胆子特别小，掌柜的一声吼叫常常吓得他屁滚尿流，倘若谁从背后拍他一下，他都会吓得颤抖起来。最近也不知怎么了，经历了这么多恐惧的事情，以前从没有见过而现在却亲眼目睹了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突然死去。

石山越想越觉得人的生命实在很脆弱，刚才的拼杀现在还觉得后怕，同时他又为自己还活着而由衷地庆幸起来。

也许是生存的需要，石山从小视力和听力都特别好。他走出帐篷 300 米处却突然蹲下身子，屏住了呼吸。感觉告诉他有什么东西在向这个方向移动，他立即转身向帐篷奔去，可是两只腿却像是灌了铅一样哆



哆嗦嗦挪也挪不动。他听到了一种恐怖的声音，那声音由远及近，不到一会儿功夫，一种排山倒海的声浪就刮到了几个帐篷跟前，狼的喘息声如雷贯耳，四蹄着地的声响显得骚动不安。石山赶紧爬到一堆大的芨芨草堆旁隐藏起来。

紧接着，一声、两声、三声……刺耳的狼嚎声传了过来！

石山从小生活在承化这个偏远落后、无限荒凉的大山沟里，对各种野兽出没并不惊奇。他见过猎人们捕到的狗熊、野猪、野马、黄羊、恶狼等，而且还尝到过野兽们的肉呢！

可是，此时此刻他感到无比恐惧，因为这不是一只狼，而是一群狼。他不敢挪动身子，甚至连呼吸都要忍一会，因为狼的耳朵和嗅觉比石山不知要机灵多少倍。

远处，狼与人的搏斗声在深夜显得那么刺耳，那一条条跳跃的、扭动的身影让人看得毛骨悚然，一道道雪亮的剑光在月夜里像飞舞的鬼魂一样吓人。

石山听到人的惨叫声和恶狼啃骨头的声音，紧接着是狼互相抢夺厮咬的声音……

“冰，冰儿，冰儿姑娘？”石山的脑海“嗡”地一下子一片空白，紧接着一股热浪再次涌遍全身，他脑海中闪出父母和奶奶被恶狼撕咬的痛苦样子……他“唰”地站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高举着破刀喊



一声：

“我来也！”

两只狼跃起一人来高，修长的身子朝石山猛扑过来。石山飞快地举刀向狼砍去，顷刻间，他的脸上、身上溅起了一片片热乎乎的鲜血，恶狼被他拦腰砍断。石山顾不得脖子被狼嘴咬得鲜血直流，又与另一个狼拼命起来，只见他举着破刀，身体一转，猛砍下去，恶狼惨嚎一声倒下。突然背部一阵剧痛，石山不敢回头，他从小就听说与狼斗不能回头，狼会张着血喷大口等着你回头，然后一口就把脖子给你咬断。石山突然蹲下，狼因为用力过猛，竟然从他的头上飞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石山瞄准狼腰一刀挥出，狼在地上扭动几下身子就不动了。

石山正想松一口气，抬头寻找冰儿姑娘，一只狼又舍生忘死地向他扑过来。石山强忍着浑身的疼痛，挥舞着破刀，刀光如一道闪电划过，石山倒下了，狼也倒下了。

这时，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雪花大片大片地落在地上，落在石山的身上、脸上、嘴里，他感觉自己要死了，这是为了救心爱的冰儿姑娘而死的，这样的死对石山来说是很满足、很幸福的。于是，石山在死之前用尽了全部的力量和意志去吸一口夜晚潮湿的空气和飘飘洒洒的雪花。

又一阵狼嚎声传来，石山紧张得喘不上气来，这



次是真的完了，死定了。此时的石山连挪动身子的力气也没有了。接着，他听到努尔兰的呼救声、惨叫声……

渐渐地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天，已经朦朦亮了。风更猛烈地吹，雪更肆无忌惮地下。

阴 谋

3天后，石山的伤口不那么疼了，大伙整顿好车马继续前进。由于石山打狼有功，破例坐在了带篷的马车里。

“石山，你小子不会武功，怎么能就杀掉那么多狼？”曲二爷破天荒第一次开口跟石山说话。

“我，我当时也吓傻了，为了保住这条小命，就只好豁出去胡乱砍呀砍的。”石山有点受宠若惊，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曲二爷。

“你小子瘦瘦小小倒挺命大，好好练练跟二爷闯荡江湖吧！”五爷拍拍石山的肩。

“哎哟！”五爷的手正好拍在石山的伤口上。

马车休息时，石山突然发现柳四爷、努尔兰、哈愣别克不见了，一问才知道他们已经葬入狼腹。石山为同伙的渐渐减少而伤心起来。可是柳四爷胸前不是有一个大大的狼头么，怎么也会被狼吃了呢？他跟狼不是同类吗？石山越想越头痛，这伙人冒着生命危险



到这深山老林到底干什么呀？

“曲二爷，我们为什么不、不打猎？”石山本想说“你们到这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可是话到嘴边也没敢说出来。

“哈那斯。哈那斯你明白吗？我们就是去哈那斯！”曲二爷一脸怒容，看样子他不想让别人打听此次行动的目的。

又一个不眠之夜。晚风微凉，星光散淡，树影婆娑。下人帐篷里住的只剩下石山和老李了。老李年龄大，武功好，他总是无时无刻地关心着石山。

石山身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他躺在地上心安理得地被老李照顾着，一阵睡意袭来。迷迷糊糊中，冰儿姑娘站在跟前，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正在他惊慌失措之际，冰儿姑娘突然扑到他怀里。石山激动地不能呼吸，他紧紧拥抱着冰儿姑娘，忽然一道剑光闪过，冰儿姑娘被人捅了一剑，鲜血从冰儿姑娘身上喷涌出来……

“冰儿！冰儿！”石山惊呼着醒来，原来是一场梦，看一看旁边，老李早已鼾声如雷。

石山坐了起来，摸了摸身上的破刀，还在。他不知冰儿姑娘住在哪座帐篷，此时此刻就觉得特别想见见她。他悄悄地向最大的帐篷摸去，只听见于姐娇嗔地说：“死鬼，也不看看什么环境，敢想好事！”

“那你还怂恿着我千里迢迢跑到这冰天雪地的大山



沟里找什么仙草，吃了仙草，我会更厉害的。”王老大的声音带着淫荡的腔调。

“瞧你这副德性！吃仙草是为了长生不老，不是让你发淫威的。”于姐嗔怪道。

“宝贝，你是怕冰儿突然进来吧？这么半夜三更的出去走走，谁能保证她不去偷嘴？来吧。”

石山的心一阵狂跳，再也不敢多听下去，他担心的是冰儿姑娘的安全。就在他迟疑之际，忽然发现冰冷的月光下有两个缓缓移动的身影。他悄悄地跟了几步，看见了永远让他痛苦的一幕：冰儿正偎依在曲二爷的怀里。这一定是梦，石山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掐了一下脸，好痛！不是梦，是真真切切的现实。“冰儿姑娘，快喊救命，喊救命啊！你怎么不喊救命啊？！”石山焦急的心都快要碎了，他想哭喊，想立即返回承化，哪怕是讨饭也比受这份感情煎熬强。

“你真的要杀王老大？”是冰儿姑娘温柔的声音。

“决心已定，不容更改。”曲二爷胸有成竹道。

“你吃他的，喝他的，到头来还杀了他，好狠的心！不过，他武功高强，你未必杀得了他。”冰儿姑娘声音里充满了怂恿和鼓励。

“无毒不丈夫嘛！如果是一片仙草那也就罢了，倘若只生长一棵，这么多人归谁？”

“夺得仙草，你想做什么？”

“立即吃掉，增加功力，增强体力，就算不能长生



不老，活他个五六百年也足够了。”曲二爷得意地憧憬着。

“你果然自私，我看你吃再多也不顶用！”冰儿姑娘有些恼怒。

.....

石山不知道怎么走回帐篷的，他的心就像千刀万剐一样难受，真想大哭一场。他想到死去的爹娘，想到死去的同伴，想到那血淋淋的拼杀场面，就觉得人的一生竟如此短暂又如此惨淡，眼泪就顺着他的脸颊喷涌而出。再想想冰儿姑娘竟如此深不可测，心如毒蝎，胸中便泛起一阵阵冷彻心肺的寒气。冰儿啊！你的容貌那么姣艳，目光那么柔情，你怎么能和曲二爷这够阴够狠够损够毒的人是一伙呀！石山越想越痛苦，只觉得头疼欲裂。

王老大之死

一行人踏着积雪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2天，终于来到了哈那斯脚下。老李介绍说，哈那斯发源于塔蓬博格多山附近的一条长达8千米的冰川地带，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的阿尔泰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哈那斯湖怪体积比游艇还大，常常一跃而起吞食岸边的牛羊和牧人，一般了解情况的人都不敢靠近岸边。

“到达目的地了。”曲二爷平静地对大伙说，那表



情，那语气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他们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搭好帐篷，石山才有心环视了一下这神秘可怕的地方。连绵起伏的冰峰，密密层层的原始森林，让人仿佛进入了另一个银白的世界。

如果人类没有欲望，没有邪恶，没有拼杀，就像这银装素裹的哈那斯一样洁白无暇，那该多好啊！石山瞥了一眼正在暮色里练剑的冰儿姑娘，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不是滋味。正巧，冰儿姑娘也注视着石山，那目光柔情似水。顿时，石山心慌意乱。

趁天还没有完全黑，石山要在这神奇的地方走走。走着走着，他看见王老大和五爷在一棵松树下说着什么。只见五爷趁王老大扭头之际，长长的匕首又快又狠地向王老大胸口刺去，王老大身子一闪，鹰一样飞起。

五爷一刀走空，又飞身攻上，第二刀直刺王老大太阳穴。王老大一蹲，五爷连身子带刀一起冲出好远，突然倒下了。五爷的胸前只能看见刀柄。他痛苦地呻吟着，断断续续地喊出“曲，曲，二爷，我，我没完成……任务……”

王老大觉得一阵头晕，仿佛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冲到头顶，他踉跄着跌倒的雪地上，满脸焦躁和不安，他突然感到生命的可贵。看来任何时候，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人无论任何时候心软，都将付出几倍、乃至几百倍的代价。



王老大呆呆地站在松树旁，默数着自己的呼吸。他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叹息，绵长、遥远、若有若无。他定神一看，是于姐。她提着轻功，燕子一般掠过雪地，来到王老大身旁，静静凝视着眼前这一切。

“仙草就长在前面的山上。冬天采集必须把积雪清理干净，才能在冻僵的土地下挖出。仙草书名叫芍药，每到春末夏初，便盛开大红色的花朵，特别鲜艳夺目；它的根像一条蚯蚓，夏天是草，冬天就变成虫子一样的植物，故称为冬虫夏草。带着小尾巴的那种尤为珍贵。江湖上传言，虫草非常奇特，具有超常功效，练武人吃了增长功力，任何病人只要一吃，病马上痊愈，健康人吃了延长寿命。”王老大无比沉重地对夫人一口气讲了这么多。

“那咱准备一些干粮快去采吧！从千里之外的京城赶到这偏远的山沟，花了那么多银两，损失那么多弟兄，吃了这么多苦，走吧，速去速回。”于姐非常果断地说。

“仙草惟一长在那座雪山上，虽然看着就在眼前，其实山高路陡峭，爬上去需要很大的能力和耐力。夏天，这一带都有镇山王把守，也就是蒙古族部落。冬天大雪封路也许没人看守。那你快去准备干粮和工具，驮在马背上，咱们骑着马走。对了，只带上石山一人就行了。”王老大手指着前面那座大山说。

就在于姐转头之际，一道雪亮的箭射入脊背。于



姐尖叫一声，手扶松树，痛苦地摇着，树上的雪花簌簌地往下掉。一个在江湖上叱咤风云的女侠就这样被暗箭刺中，没有拼搏，没有刀光剑影，甚至连还手都没来得及，就这样双目圆瞪着倒下了……

王老大一时间手忙脚乱，脑子一片空白。他终于看清了，原来是曲二爷正像下山猛虎一样直扑向他，每一拳出击都带着风声。失去爱妻的悲痛使王老大只有招架之力而没有还手之功了。王老大见过曲二爷杀人，但他还是本能地旋身出剑，剑还没有挨着曲二爷的胸口，手腕一痛，剑应声落地。王老大被逼到一个由好几棵松树构成死角，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曲二爷的双手闪电般地拍到王老大的胸脯上，“嘎吱”、“嘎吱”的肋骨断裂声在哈那斯原野上显得那么刺耳、恐怖。

江湖恩怨痛断肠

江湖上恩怨情仇谁能说得清楚，这一段时间的奇遇让石山明白了许多。刚出发时的大队人马，如今只剩下四个人，可叹人世间有多少悲欢离合，为了争名夺利，自相残杀，实在是让石山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这一路奇遇让石山培养了一定的心理素质，那就是无论看到什么都要脸不红心不跳，或者脸红心慌而让人看不出来，这种优秀的心理素质是一种天分，很多人



就是凭着这种心理素质而成气候的。

冰儿姑娘不知什么时候抓来一只野兔在火上烤着，兔肉发出诱人的香气。冰儿姑娘撕下一个兔腿递给石山。

“没胃口。”石山盯着冰儿姑娘，他从没有看见过如此美丽温柔可人的姑娘。可是，就是这个美丽的姑娘却心如蛇蝎，石山不敢想下去……

“你也想得到仙草吗？”半个月以来，这是冰儿姑娘第一次开口跟石山说话。

“开始不知道什么是仙草，现在知道了，就想得到它。”

“你不懂武功，要它何用？”

“我想把它毁灭，我不能让人为了它拼得你死我活，兄弟反目成仇，朋友相互搏杀。”

“美丽的东西不能毁灭，仙草没有罪，是人的欲望有罪。”

老李不知什么时候也坐到了火堆旁。他小心翼翼地：“冰儿姑娘，你此次目的就是为了冬虫夏草吗？”

“是啊，如果早一天得到它，我那善良仁慈的父母就不会被病魔夺去生命。现在我得它是为了增强自身功力。”冰儿姑娘动情的两眼闪闪发光。

“冬虫夏草虽说名贵，但是多少人为它丢了性命，今后还会有人为了得到它而奋不顾身。应该让这种虽然美丽却害人的东西在世上消失掉！”老李激动地说。



就在老李往火堆上添柴禾之际，冰儿姑娘的剑如一条银蛇刺向老李的后心，没有任何防备的老李痛苦地扭过头死盯着冰儿姑娘，从胸腔里发出几个字：“最、最毒、妇……人……心！”一头栽倒在火堆里。

冰儿姑娘的剑还没来得及收回，石山闪电般地拔刀，旋身，出刀。血，鲜红的血，正一滴一滴地从冰儿姑娘的胸中流出来，雪地上绽开了一朵朵红色的“血花”。

石山几乎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神情异常复杂，不知所措。

“石山，抱，抱紧我。让我，死在你的，怀里。我知道，你，误会我了。我从没有想过，杀，杀你。曲二爷，他，他是……太监。”石山紧紧地拥着冰儿姑娘，把脸贴在她脸上，他“呜呜”地大哭起来，男人的哭声在这深山老林里显得如此悲壮、苍凉。

冰儿姑娘软软地躺在石山的怀里，脸庞美如冰雪。石山不停地想着，想着，自己心爱的姑娘竟然死在了自己的刀下，为什么？为什么？什么闯荡江湖，江湖上就是这样残酷吗？！身上的刀伤、剑伤能够忍受，可是内心的创伤要怎样平息啊！

真应了那句话：人类，最不愿意提防的是亲人，也只有亲人是提防不住的。



大 结 局

石山一直怀抱着冰儿姑娘已经冰冷的身体痛不欲生。

不知什么时候曲二爷已经爬到了白雪皑皑的雪峰半山腰。石山轻轻地把心爱的姑娘放下，挖了个雪洞，就此掩埋了冰儿姑娘。此时的石山眼里喷着仇恨的火焰，他顺着曲二爷脚印飞快地向雪峰奔去，此时此刻，他脑海里除了思念冰儿就是毁灭仙草。

雪山实在是过于陡峭，登起来特别困难，可是，石山拼命地往上爬，几次都险些摔下山崖。快了，100米，50米，20米，他终于瘫倒在雪地上。

“不能死，不能死在雪山上。”石山脑海中掠过这一念头，立即眼开眼睛，他突然看到曲二爷正在疯了一样的用剑刨着仙草。仙草刨出来了，它的根真像一条蚯蚓，而且还带有细小的尾巴。

石山一边爬，一边高喊：“你吃了它也没有用！你武功再高强也不是真正的男人！”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话实在是致命的伤害。可是曲二爷不怕，因为他坚信吃了仙草准能变回真正的男人。曲二爷小心翼翼地把虫草放进嘴里。顷刻间，他的眼前闪现出无数个美女，个个对他含情脉脉，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向他招手，他激动地扑过去……



欲望，让人的灵魂扭曲变形，欲望使曲二爷跌入悬崖变成鬼魂。

这不到1个月的江湖经历使石山一下子变得成熟起来，那种拼拼杀杀每天都胆战心惊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他在哈那斯图瓦人居住的村庄找了一个住处，每天帮助当地牧羊人放牧牛羊，早出晚归，日子还算过得去。就这样，一晃是五六年过去了。

有一天，一个村民从山外带回来一个惊天消息：有一个俄国武打队在承化寺搭起了一座高高的擂台，几天来打败了所有上台比武的中国人，“东亚病夫”的条幅悬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没等村民说完，石山就已是满腔怒火，顿时，一腔热血在胸臆间沸腾起来。他骑上快马，二话不说，直奔承化擂台，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奔波，终于到达承化。只见，擂台前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台上一个俄国大汉，胸毛森森，怒目圆瞪，浑身剽悍，挥拳如风挟电。石山从小受欺负却从没有见过如此倨傲之人。他手摸破刀，恨不得一刀把那大汉剁成肉浆，为中国人出口恶气。当然，石山已不是当年软弱可欺的傻蛋，但也不是轻举妄动意气用事的石山，他需要观望，寻找对方的弱点。

他发现一连三天几乎全是黑汉子独占擂台，凡是上台与他比武的人无一不被他击下台去，他显出一种天下无敌的倨傲神态，拍胸大叫：“还有哪个不怕死



的，敢上来比试比试！”

全场鸦雀无声，正在此时，一老者大吼一声，从人群里“嗖”一声跳上台去。

谁敢冒死应战？石山定睛一看，正是他的师傅谢宗超。几年不见，他面若重枣，红润端庄，双眉若雪，长髯飘逸。暮年晚景还依然身板挺拔，硬朗雄健，浑身上下似有一股子凡间罕见的仙风道骨之气。

俄国黑汉子见是一老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他对准老头劈胸就是狠狠一拳，他料定这一拳下去，老头不当场吐血，也要立马瘫痪倒地。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老头只是轻轻一闪，他的拳居然击空了。于是发下狠来一连数拳直向老头击来，可是老头仍不还手，只是在台上闪、展、腾、挪、让，那凶神恶煞的拳再狠就是贴不上身，直气得“哇哇”乱叫。

台下呼声、喝彩声骤然而起，震耳欲聋。忽然，老头轻挥一拳，将那称雄 7 天的俄国黑汉“扑咚”一声打下台去。擂台下叫好声响成一片，再看台上那位清瘦老头早已不知去向。

台上又出现一位俄国大汉，此人气焰格外嚣张，扬言打遍天下无敌手，正在他耀武扬威之际，一位哈萨克族壮的小伙子奔上台去。据台下人议论：这位名叫叶尔肯的哈萨克小伙子是全国摔跤冠军，力大无比。可是，叶尔肯哪里知道俄国大汉居然会在与他交手时，暗中向他施放暗器，先是以石击打叶尔肯头部，后来